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勲勒卣

錢爾進及甫參閱

涂司馬撫延疏草

疏

涂宗濬

狡酋糾衆屢犯疏

火酋

此係該道呈詳

議照火酋自四月寇鈔遭衄之後懷讐逞忿構煽鉄

雷本擺沙計等酋蛾伏鴟張必欲得氣盖自涉秋狂

鋒愈熾，節次移會該鎮，嚴督各路防秋主客兵將，枕戈擐甲以待，而大將則率官軍左右防援間，醜虜果聚衆徂伺，定邊境外，乘間謀犯，於時降夷預報該營副將先發哨丁，次督戰士，既獲馬駝，又斬虜首，已破犬羊之膽，足宣貔虎之威矣，而各酋恨未也，又伏兵於鎮虜塞外，夜分入邊，竊我牲畜，而大將適自西來，命衆邀截，奮勇血戰，雖有損傷軍馬，亦有斬獲虜級，似足相當，而各酋未已也，復窺懷遠之瑕，宵馳零騎探路，蓋欲出我不意，攻我無備，而不虞又被降夷之

預報也。通丁出哨。賊爲我賺。斬獲雖止二級。而虜騎未敢南下矣。而火酋猶未已也。輒復糾衆萬騎入犯安邊。又令千餘窺江波羅。比欲犄角死敵。橫肆蹂躪之謀。詎知我兵聞烽肆集。堵剿敗北。各營報勝於西。大將奏捷於東。雖兩地斬級不及。而射打死傷頗衆。亦足以紓華氣。而奪戎心矣。而沙酋猶未已也。先是虎翼於西。已失其利。後復豕突於東。欲逞其豪。乃入而旣遇該營設伏堵回。出而又遭大將率兵截殺。雖斬獲四十餘級。未盡殲之。而魚駭鳥驚之狀。不可言。

矣。夫秋高馬肥。夷狄之時也。今幸內備出於萬全。外夷遭夫五創。此固天奪其魄。寔亦將士協謀所致。卽今諸酋叩關悔罪。乞哀求款。不啻作反者搔首。抑且向化者堅心。此或秋防中從來罕見之景象也。所有獲功將士。與夫失事官員。相應分別叙議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徐三畏。看得火落赤挾賞被搶之後。局面一變。全套驚疑。狐兔興悲。犬羊成黨。在東路則有沙計賽林等酋。以索賞未遂。懷忿思逞。在中路則有擺言太本拜等酋。

藉口明安之死。蓄謀圖報。莊禿賴明愛二酋。屢因火

卜失兔者套中火酋

酋借兵。陰實同謀。陽爲觀望。卜失兔雖有內難。蓄謀

也其餘火酋等皆其別部

亦深。而火落赤則東西勾引。不遺餘力。全套蠢動。偵

探甚明。臣等思惟本鎮邊長一千二百餘里。若三路

并犯。賊衆我寡。誠難爲禦。於是牌行東路布政使陳

性學等。設法先諭莊明二酋。使之安心聽撫。綴其部

落於東。在中路則臣因切盡反成之投稟。借之傳諭

卜酋。及全套諸虜。綴其部落於中。三酋無動。我得專

力西防。入秋以來。虜犯安邊。犯鎮靖。犯懷遠。犯波羅。

俱有斬獲稍挫狂鋒。擺酋屢犯保寧。降夷先洩其謀。
臣等得設伏邀擊。斬首四十四顆。先已具題外。至
八月初旬。火酋入犯。聲息愈彰。降夷供吐情形益確。
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駐劄花馬池。就近督援。先申
號令。嚴飭諸將。加謹隄備。臣與鎮道等官多方調度。
八月初十日。火酋果擁萬騎。從舊安邊隄墮牆而入。撒
馬分搶。人各趨利。勢不相顧。各村原伏夷丁突出奮
斬。首挫其鋒。九營之兵聞警雲集。各有斬獲。原伏山
頂火砲震響連天。賊見大駭。以爲草木皆兵也。於是

廣衆分搶其勢已散可以乘便擊之矣

收兵回營。我兵環而攻之。通晝達旦。大砲擊死甚多。賊勢窮促。次早由別路遁北。夫火酋經營半年之久。聚衆萬騎之多。其初意豈真欲入僅數十里。退速於一日哉。蓋由我兵人人自奮。大挫狂鋒。未厭豺狼之欲。倉皇狼狽而歸。豈偶然哉。人畜雖不無損傷。臣等再三查訪。所報委無欺隱。失事未爲大甚也。然火酋西犯之時。沙計寔與同行。旣不得志於西。必將肆毒於東。於是九月十三日。果擁二千餘騎入犯高家堡地方。該堡叅將劉泗出兵邀堵。烽傳至鎮。時近日中。

該鎮提兵邀於邊外、擊其情歸、斬首四十二顆、獲功雖非大捷、亦足以明我兵之難犯、而挫黠虜之雄心矣、

及時議修內政治實政事疏

禦虜

臣惟人臣之謀國、譬如醫者之攝生、善攝生者、無論人之病與不病、皆以調護元氣爲主、善謀國者、無論虜之服與不服、皆以振作神氣爲先、凡臣力所可爲者、皆與道將等官叅酌施行、且一切馭虜機宜、廟謨指授已詳、惟是欲練兵而賞罰攸關、欲足餉而拘擥

難破欲用人而才無足使欲修邊而費無所資皆非
臣力所可爲者今套酋被擒之後雖已相繼乞款夷
情叵測戒備宜嚴禦虜之具有不可一日緩者臣謹
列款上請乞勅該部查議覆請行臣等遵行
庶戰守有資而邊疆有攸賴矣

計開

一曰明節制以肅軍政臣聞之秦之銳士不足以當
桓文之節制又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
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節制之有無所關於勝

敗之數亦大矣。榆林武卒素稱雄於諸鎮。然衝鋒破敵。大抵皆恃夷丁。夷丁在正兵一營。不過四五百人。其餘左右標營各將。每將不過二三十人。其餘皆漢軍也。夷丁利於野戰。漢軍出入。雖有部伍。至臨敵。亦皆野戰。彼此不相聯屬。臣以爲極危之兵也。曾以節制之法。爲總兵官杜松言之。松悟。臣意對曰。如此練成。是一塊鐵矣。近日名將。惟原任總兵戚繼光深知此法。臣等就中裁酌。請從鎮守總兵官而下。預爲部署。如總兵則謂之一鎮。所領正兵一營。可三千人。

此卽東伍之法。古之明。

位司各

分爲六司。每司五百人。左右二營有叅遊。每營可二千人。分爲四司。標兵一營有叅將可一千人。分爲二司。每司各五百人。司有千總。每總有五哨。哨有哨長。有協哨一人。每哨爲二隊。隊有隊長。每隊有五什。什有什長。凡臨陣戰守之事。在一鎮則責成總兵。左右標三營則責成叅遊。一司則責成千總。一哨則責成哨長。一隊則責成隊長。一什則責成什長。若總兵與左右標兵同時出征。則左右標營叅將當與總兵協力。而其所部千總哨長隊長什長軍卒各與主將同

心。但有觀望退縮。皆得以軍法論罪。儻蹶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叅遊。蹶一叅遊。則以所部下千總。蹶一千總。則以所部下哨長。蹶一哨長。則以所部下隊長。蹶一隊長。則以所部下什長。蹶一什長。則以所部下軍士。皆斬不宥。是論責成。則自上而下。凡爲主將者。不得不率其群。論失事。則自小而大。凡爲之偏裨士卒者。不得不護其主。合千萬人爲一心。并千萬人與同力。此所謂節制之兵。故雖主之以無能之將。亦無可敗之理。至於師出有名。敵乃可服。虜雖夷狄。亦知是

非若夫不由臣令、私擅出邊、掩取首級、致生騷端、或
獲功之後、貿易功級、冒濫陞蔭、皆軍政之蠹也、臣請
得以白簡從事、伏乞 聖裁

二曰革流弊以裕軍寔、臣惟

國家帑藏空虛、至今

該鎮主客年例之數如此亦不

日而極、延鎮每年京運主客年例可四十三萬有奇、

爲過多

儻不節縮減省、臣等豈不欲畢智竭慮、爲 國家惜

一分之費、以紓一時之急哉、顧其勢有所不可者、該

鎮每年軍馬之數、不日減也、各軍馬每年防虜之役、

不日弛也、於中軍逃馬倒四路各營、不能盡無、然求

以此空月之數積至幾萬十幾萬。此事理之所無也。或者相沿先年流傳至今與民屯見在應徵之數及還官應追未完之數總而計之前餉司一時報部或至十有七萬然本官偶一爲之則可以此爲法將來則非所以爲訓矣何以明其然也前積既有十七萬每年京運減則邊儲當有餘糧去年夏季東路軍馬缺餉餉司郎中孫敦化束手無策不得已將撫賞庫銀借支三萬有餘始濟一時之急向無此銀則軍譁於內虜逼於外延鎮之事去矣此可不爲殷鑒哉但

前人既以多報爲能則後之少報者爲不能前人既以多報得美遷後人將以少報得下考利鈍淹速之間不肖者得以藉口多寡相形之際賢者不免累心於是軍馬額數應補而前官未補者後既以爲應裁

若欲

始有爲限年之說者矣。糧料及時應給而軍馬續補

積餘餉銀以致缺額不補是唐人杜元穎單之所

者。餉單不免久稽始有爲限月之說者矣。夫萬曆十

以失河北者也但當嚴核實補之數不得虛冒耳

九年閩視少卿王世揚題准軍馬經制未嘗有每

年遞減之文而軍馬既已頂補在營豈可枵數月之腹以爲不如此則積餘不能多也夫軍馬日減是寢

弱之漸也。餉不時給。是脫巾之因也。見小利而忘遠憂。奚可哉。夫大司農率屬自有正道。未必以附餘爲考課。士君子進身自有正路。不當以承望爲捷徑。前餉臣鄭璧因延鎮兵馬調赴寧夏討賊。積有未支軍餉。僞報掠爲已功。驟陞京秩。卒爲閱視御史于永清發露其事。竟因革職。則亦何益之有。今餉司孫敦化刻意清刷。未必有此。而前人之流弊。大爲後人之累。不可不逆閉其途也。謂宜以後軍馬額數。應補者卽爲查補。不必限年。餉單已呈臣院查發。應給者卽宜

速給。不必限月。惟軍逃馬倒。各營將官隱匿不報者。
臣得設法查核。不許冒濫。以匱軍需。斯爲法之平也。
伏乞 聖裁。

一日簡有司以振吏治。臣惟四海之休戚。係守令之
賢否。而縣令於民最親。所係尤重。然腹裏有司。止於
恤民。艱邊方有司。兼之防虜患。腹裡有司之不肖。止

於誤生民。邊方有司之不肖。至於誤邊計。其責任之

重且艱。雖慎選以任之。未必能有濟。今臣所屬延慶

欲邊備脩舉。須地方充實。欲地方充實。非有司精

二府各州縣有司。非年老歲貢。卽陞任教官。求以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幹廉潔不可奈何以日暮途遠之人當之乎

榜舉人選任已不可多得。况進士乎。臣非爲貢舉教職。盡皆不賢。鼓舞作興。盡無可用。但其人日暮途窮。苦無上進之志。民貧地瘠。多懷觖望之心。是以振作無能。吏治日廢。取辦軍需。百求而百不應。諮諏民瘼。十問而十不知。近日大計。二郡有司。幾爲一空。則其在地方可知也。詢求其故。咸爲邊方苦寒。人不樂就。每遇缺出。應選各官。多方規避。或託之鄉親。或託之僚友。宛轉關說。不日家有老親。難以遠出。則日稟受虛弱。不耐風寒。至再至三。至四至五。必求得請而後

已間有以甲科選授者。不三數月。又以善地改調矣。
夫朝廷爲地擇官。柰何爲官擇地。策名委質。不竭
力以圖報。而晏安是懷。秉鑑持衡。不執法以用人。而
徇情是務。其如地方何。臣抵鎮時。見土地荒蕪。民運
逋負。欲旌別賢能而鼓舞之。除清澗縣知縣陳王道。
吳堡縣知縣杜邦泰。二臣以外。無足以當臣意者矣。
竄記隆慶時。廣東州邑故多盜賊。原任大學士高拱
條議。多選甲科。廣其薦額。加意振作。至今遂爲文物
之邦。今延慶爲國家藩籬之地。藩籬固則堂奧安。

乃反不擇人而任之、使政事日就廢墜、民俗日就刁悍、生計日就凋殘、錢糧日就逋負、一鎮軍餉盡仰給於內帑、一文不可節縮、一日不可遲緩、無乃非計乎、謂宜當此大計群吏之後、亟爲更置、補以甲科之英、與揀選人材之俊、布列州縣、仍乞天語丁寧、以後邊方有司、但係賢能、稍廣薦額、以示鼓舞之權、但不肖臣等卽時糾劾、毋得久留、溺職、以累地方、則百寮思奮、而吏治日蒸蒸矣、伏乞 聖裁

四曰清班價以裕修守、臣惟設險守 國、修防爲先

延慶邊長一千二百餘里。合四路之兵，不過五萬有餘。先年調集陝西西安四衛官軍四千三百員名，潼關衛官軍三千二百六十五員名，山西蒲州守禦千戶所官軍六百五十五員名，河南南陽衛官軍二千七百八十二員名，潁上守禦千所官軍六百二十三員名，直隸寧山衛官軍一千四員名，每年輪班赴鎮，與各營堡官軍相兼戰守，尚不足以遏虜騎之衝突。萬曆三年，原任總督石茂華等題准西安潼關蒲州各衛所官軍離邊稍近，仍宜留戍，以助修守。寧山

南陽賴上三衛所官軍離邊稍遠。赴調不免愆期。

請照嘉靖四十三年撫臣胡志夔題議事例。每名歲扣糧銀五兩四錢。差官類解本鎮。以資修守工費。萬曆七年。河南撫臣褚鈇雖曾議減。萬曆十九年。前任延綏撫臣賈仁元題。准仍復舊數。歷年徵解無異。

其銀係各軍月糧內扣除。衛所官不爲侵欺。都司官不准賣放。則放糧之時。照數扣解。亦何難之有。奈何法久弊生。政疎人玩。南陽賴上二衛所。歷年拖欠。至四萬一千有餘。寧山衛歷年拖欠。至一萬四千有餘。

此豈皆軍丁之逋負其爲衛所官之侵欺都司官之懈弛明矣夫西安等衛軍丁每年赴邊修工艱苦備嘗榆林鎮雇募軍丁代爲修邊饑寒切骨寧山南陽潁上軍丁飽食安坐旣免遠戍之勞蹴鞠嬉遊永無喪元之慘每丁特減口糧之半以業戍守之軍誰曰不可且久奉明旨而歷年拖欠坐視武弁侵冒以至稽悞邊工豈原題之意乎臣到鎮之初卽查邊垣修廢之實據榆林道副使劉餘澤呈報中路沙壅邊牆在常樂保寧波羅等堡每墩中空沙壅或四五十

丈或八九十丈深厚或至三二丈者或一二丈者每堡墩臺或七十座或三四十座風剛沙壅不爲扒除則內外平漫虜騎闖入防禦爲難稍欲扒除則工費浩繁錢糧不給難以輕議據靖邊道叅政王愛呈詳到臣議於瓦查梁修建一堡寧塞安邊等堡磚包城垣動費數千餘金庫藏空虛束手無措然皆不可已之役也非取資班價則無堪動錢糧臣已咨行河南撫臣沈季文山西撫臣李景元催取班價已經轉行衛所官力爲催督至今未見解到則都司衛所掌印

官侵欺怠玩之罪不可掩也。合無容臣等每年預將各衛所應納班價咨行該省撫臣轉行催督。而各衛所歷年拖欠數多。屢催不應者。容臣等會同該省撫臣將當年掌印都司衛所官指名叅劾。或革其管事。或罰其俸糧。以示懲創。是亦振作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夷酋示罰請開市賞疏

復市賞

此該道呈詳

爲照中國之馭夷狄。當其情形未定。順則用撫。逆則用剿。所以示不測之恩威也。萬世之經也。及其和款

已成。因款修戰。以戰維款。所以預在我之操縱也。一時之權也。自去夏火酋披猖於西。而擺酋煽其氛於中。沙酋助其虐於東。羽書烽火。三路旁午。此其勢幾不可嚮邇矣。所恃厲兵秣馬。環甲枕戈。日夜周防。遠近響應。而火酋大遭挫衄。悔禍服辜。於是藉手黃婦母子。竭蹶而乞哀軍門。本道祇奉督撫明文。監同諸將。示之以威德。感之以信義。順者則駐牧畫地。部落給牌。常爲外藩。逆者則聽其作反。卽行出搗。漢過不先。多方講折。而火酋駝喙。先以九九之罰進矣。而沙

九九者。投賞罰數也。詳

在清南王司馬所著書中如有侵犯議罰亦照此

齒亦因黃婦母子尋盟然不自引咎尚講人命索加

數

賞而強辭無如正理亦搖尾而進罰九九矣又既而擺齒亦因黃婦母子求款然不卽輸誠尚講父讐索三事而舊怨奪於新威亦俛首而進罰九九矣夫桀驚如三齒者皆素難化誨懷服之豪而擺齒自十九年其父明安死後又無日而忘中國也一旦折角革心解辮入笠豈其兵力不足哉寔緣分其順逆之地則毳帳皆在目中而其勢孤立無助分其順逆之人則惡黨皆在化外而其情窮迫無歸此所以順者

軟血爭先。逆者扣關恐後也。雖狼子野心。異日難料。而此一時也。結一套受款之全局。保三路無數之生靈。人安於枕。農安於鋤。將以暇豫而精其兵。士以簡練而養其銳。蓋有五利不止者。至於各酋所乞賞額。其三十年者。雖經前撫院鄭汝璧題給。緣火酋作反。未經給與。今應照例補給。以後遵旨恭順一年。方准一年。等因到臣。案查先准督臣徐三畏咨爲北虜悔禍叩關求款事。及據黃酋婦切盡比妓并捨打太切盡反成等。各差夷使代替火沙等酋。懇稟乞款。

等情俱經備行該道督同將領等官相機撫處從長計議及駁批覆詳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尚書徐三畏看得河套之虜與河東之虜不同河東之虜統於一故約誓一定歷三十年而不變然且有五路之警河套之虜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彼此渙無統攝卜失兔雖爲套主然徒寄空名於上實無統馭之才四十二枝之中西路火落赤最狡最黠故其挾要最無厭而鐵雷把兔等則其羽翼爲奸者也中路擺言太痛父明安之死抱恨必報

挾要 中國立廟蓋寺金首銀身鑄像予祀仍給伊
父生時之賞方肯就款自十九年至今無歲不犯無
歲不挾無歲不講而卒不肯入我畢牢蓋通套諸虜
與之同讐而本拜等則共同要相濟者也東路沙計
妄爭監市職名挾索虎皮鱗衣且恣其桀驁之性恃
其兄弟之多無歲不犯無歲不挾從來不受羈勒而
妙忽兒七台吉等則其朋謀狂逞者也東路莊禿賴
最強最黠合套諸夷蠢動大率以莊酋爲謀主本酋
智足以指使主酋乃足以雄視一套諸酋入犯必先

主酋者即卜失兔也

指授方略。陰助兵馬。或陽順而好言款我。或觀望而陰規厚利。常與卜失兔爭強。與火落亦擺言太沙計等主謀入犯者也。套虜議款以來。乍款乍叛。倏順倏逆。乞無寧歲。則職此之由。臣去歲七月入鎮之時。火酋因四月間被搶之憤。勾虜報復。全套蠢動。遠近洶洶。秦晉邊民。訛言相驚。以爲必無延慶矣。臣思三路邊長一千二百餘里。秋高馬肥。假使同時入犯。則防禦爲難。於是因莊禿賴之投稟於臣。臣諭以皇上威德。使之安心聽撫。毋得助兵火酋。自取滅亡。牌行

神木道左布政陳性學等隨宜撫處。五日一市。以釋

其疑。示以恩信。以結其心。則莊酋回心。聽撫。寢其助

能。不助火酋。則我所備者寡矣。

兵西行矣。中路監市官切盡。及成。投稟於臣。臣諭以

皇上威德。借之傳播。中路諸酋。使之安心。聽撫。毋

得助兵火酋。自取滅亡。本酋回稟於臣。傾心向慕。宣

諭諸酋。不復助兵西行矣。惟擺酋報父之讐。難以化

誨。懷服。七月終旬。以三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保寧。

而擺酋始破膽矣。火酋八月初旬。以萬騎入犯。我兵

挫之於安邊。而火酋始落魄矣。九月中旬。沙酋以二

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常樂。而沙酋始惕息矣。當時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臨邊調度。遐申虎豹之威。而三酋每犯輒斂。折馘喪元。大禡犬羊之魄。於是黃婦始率火酋叩關乞憐。鑽刀說誓。乞求續款。督臣姑許悔過。咨行於臣。聽臣講處。臣思前此諸夷乞款。非不卑詞乞哀也。非不鑽刀設誓也。而口血未乾。旋復背盟。豈可以信義結哉。蓋必有機緘密持。以陰制其死命。又必有恩威迭用。以默折其雄心。於是與鎮道協謀。制馭諸酋。道在分○之○而○已○套○虜○衆○號○十○萬○分○爲○四○

十二枝。每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少則一二千騎而已。彼分爲四十二。我專爲一。以專敵分。必勝之策也。

前此各夷求款。此東彼西。各部未必皆來。來亦未必

同時。於是責成套主卜酋。糾集衆夷聽款。而卜酋威

事處置極爲得宜實錄亦載此段

令不行。狡酋反得以後至挾我。撫夷官急於成款。或

密許增賞。或陰行交質。而講折之時。恐款事不成。則

語多因循。苟且籠絡。不知夷欲無厭。每見必挾。有許

必責。將反姑與之說。不可施也。是以款後多有要挾。

要挾不遂。必至敗盟。則弊所從來矣。今夷使見臣。臣

面與之約。有信牌。以分別順逆。審界限。以識別地方。
順者先來。先給號牌。則臨邊駐牧無恐。逆者不來。不
給號牌。則大兵剿殺無遺。於是千二百里之長邊。分
爲四十二段之畫。壤而冬深馬瘦。雪厚草枯。正 中
國得志之時。後至者惟懼我兵之出。搗其巢也。於是
鉄雷把兔等本火酋之黨也。投稟於臣。先求效順。而
火酋之勢孤。始雖挾歸降夷。不認罰服。今託黃婦以
九九進矣。炒忽兒七台吉。本沙計之黨也。投稟於臣。
細分堡分。不敢助逆。而沙酋之勢孤。始雖要挾監市。

求索蟒衣虎皮。今託捨打太等以九九進矣。本拜本把什力等。本擺言太之黨也。密稟於臣。自分地界。願先輸款。而擺言太之勢孤。始雖要求立廟蓋寺。索要金銀。今託卜言等以九九進矣。莊禿賴亦見諸夷效順。寢其雄心。數差夷使投稟於臣。叙其永矢恭順之意。不復再至。各酋爲逆矣。各部之虜。自求保全其信地。彼此不暇通謀。夷使之來。臣密問其情形。輸款皆出真意。數十年反覆之虜。至今始成全局矣。卽夷使要求額外之賞。未必盡無。臣授意中軍官王楠撫夷。

官李榮多方講折、斬丁截鉄、毫不因循、行牌三路、將官經制之外、毫無增益、可謂有定體矣。臣等案查萬曆三十年二月內、准兵部咨、爲套虜悔禍乞盟、真心內附、懇乞 聖明早定大計、許款以奠封疆事。該督撫會題本部覆議、延寧二鎮應與市賞馬價俱應力持定額、仍遵 明旨、一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如其陽順陰逆、查係某部落某酋是寔、卽將某酋市賞停革。如或春順秋逆、卽春撫秋剿。今年順、明年逆、卽今年撫、明年剿。等因題奉 聖旨、備咨前來、遵依外、今

查各酋所討市賞萬曆三十年者雖經前撫臣鄭汝璧會疏題明應給之數祇緣火酋作反停革未與今應照例補給其三十一年以後係恭順年分者亦應挨次給賞今日套虜雖已續款臣等亦豈能必其終守盟約而無再犯之時乎蓋其生齒漸繁或要求於常額之外而堅守經制或拂其貪欲之心則生心作反未可知也又如生成狡桀所志不在財物之微而節外生枝要挾出於常情之表則恃狡狂逞未可知也所恃廟謨宏遠分別順逆可撫則撫無事而

漢過不先可剿則剿有事而應不彼後但以血戰爲功不以啓釁爲罪毋以款爲必可恃毋以戰爲必邀功申縮由臣等之相機事權無群言之掣肘則將士愈加効力群虜益增畏懷保固疆圉之道不出於是矣。

議築緊要臺城疏

建築城臺

據神木帶管榆林兵備道左布政使陳性學呈稱先蒙臣憲牌照得紅山市口每年虜款受賞應於款塞臺叩頭謝恩而尋盟雖新當爲久遠之慮今塞臺

安置 龍亭卑隘不足示觀倘虜夷寒盟無從察其
虛實及臺下原有土城一座低薄不堪凡遇互市之
期或屯聚兵馬以備不虞或蓄積貨物以給賞賚內
不可不多建空房以嚴界限外不可不磚包城垣以
固守禦是以本院思患預防周咨輿論或謂應加修
築增高爲此仰道即便查議前項臺城應加修築底
濶周圍各若干頂濶高厚各若干應建樓房及臺下
堂房各幾間并周圍城垣俱用磚包合用軍夫匠作
若干木植磚石料物各若干應動何項官銀作何備

辦應委何官督工幾時興工幾時可完逐一從長估
計議處停妥以憑覆酌具題行據城堡同知陳大
務查得各項工程計期不等自三十五年四月興工
大約六七箇月可完覆議相同造冊呈詳到臣該臣
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徐三畏議照本
鎮設在極邊橫當虜衝中路各堡地多漫衍無險可
恃非壁壘高堅何以杜窺伺之萌沿邊城堡風沙日
積漸成坦途欲卽扒除則歷年沙壅或深至二三丈
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且黃沙瀰望旋扒旋壅數日

各邊城牆自不

之人功不能當一夜之風力而一牆之外虜騎充斥

同風沙日積不除則延邊各所告也

使瞭望不遠戒備不嚴一旦躍馬長驅如入無人之

境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查得紅山市口自萬曆二十

九年始創設邊內距鎮城僅十里原有土築款塞臺

城乃夷虜領賞謝恩之所其形勝規模固已畧具

惟是臺基卑矮城垣低薄不堪保障每當互市之期

套虜擁衆臨邊萬部環視如我撫賞之財貨官民之

貿易或隨時交接或預先蓄貯各該經事員役典守

所在有終日而不返者晝則散處塞下夜則露宿荒

郊非直一時風雨不蔽而重貨慢藏萬一猾虜覘我
虛寔別生戎心則內外利害關係匪細如先年方互
市而酋首明安因挾賞突然犯順可不爲殷鑒哉至
於屯聚兵馬周防市口須於臺城安營得所方資虎
豹在山之勢爲今之計詢謀僉同咸謂臨邊宜臺以
資瞭望必須高明壯麗河山在望庶可遠察虜情臺
下宜城以資屯聚必須寬大堅固堂構周匝庶可近
防虜變且規模嚴整計慮周詳內壯國威外聳虜
目其於保固疆圉計安久遠或莫善於此者既經該

道議呈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勅下兵部覆議施行

邊鹽壅滯疏

邊鹽

該本道看得延鎮兵馬雲屯、賴召買鹽引接濟軍需、歲有常額、往時召集山西商人、樂認淮浙二鹽、輸糧於各堡倉、給引前去江南投司領鹽發賣、鹽法疏通、邊商獲利、二百年來、未聞壅滯、乃至於今、商人黨守倉等、苦稱邊鹽不通、引積無用、家家虧本、懇詞求退、本道再三曉慰、則皆泣懇山西之大賈皆去、土著之資本幾何、原買舊引、堆積不行、財本已竭、今派新引、

力不能承死徙無門細詢其故蓋緣江南鹽吏鹽官失政城社之徒依附爲姦巧立名色恣肆漁獵弊竇多端如邊鹽每引每包重至五百五十斤例也而彼鹽每引每包重至二千五百斤人情孰不欲利孰肯舍多而就少乎是彼得利四倍而邊鹽利少無人承買坐困一也邊鹽堆積三四年方得發賣亦例也而彼鹽朝中暮鬻無容堆積人情孰不急於趁利誰肯舍速而就緩乎是彼獲利捷徑而邊鹽遲滯無人承買坐困二也鹽誌開載商鹽必挨單順序候鹽院委

官盤掣而後發賣。彼鹽不登單目。任意中發。既免守候之艱。又無掣盤之費。人皆樂趨。所以邊塩壅滯。引不得售。坐困三也。且彼塩發賣。執有小票。聯艘販運。江浙吳楚之間。何處不到。夫行塩之地有方。食塩之人有限。彼之餘塩。既已盛行。雖有邊塩。尋無買主。坐困四也。先年塩法通行。或邊商安於故土。不樂遠涉。則有南商來邊收買塩引。引亦無壅。今小票便而得利廣。誰肯驅馳數千里遐荒之路。而貿引乎。近年以來。塞上無南商之跡矣。邊商迫於官刑。納粟中引。無

私塩盛行。邊商無利。又守

口候。不。得。入。引。手。之。出。入。必。有。價。以。售。之。者。于。商。而。商。則。歸。矣。故

表。世。振。爲。中。理。時。先。以。中。銀。應。邊。商。使。之。朝

引。至。而。夕。出。賣。不。至。守。候。而。城。價。售。于。內。商。也

人承買。齊至江南。秩守累月。盤纏罄盡。雖減價而不得售。坐困五也。邇方淮。每引官價五錢。并在彼加納餘價共七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四錢四分。是虧折本銀三錢一分。邇方浙。每引官價銀三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一錢六分。是虧折本銀一錢九分。然皆強而後售。共計淮浙二十二萬六千餘引。虧短價銀五萬七千餘兩。四五年間。不能周轉還鄉。坐困六也。如此六蠹。率由私鹽偏行。小票通而官引滯。所以山西之商。忿折資本。盡歸原籍。土著之商。力窮

難支。逃亡過半。止餘見在數家。號呼告退。新鹽引目。節行催派。並無一人承認。三路鹽糧。所藉以佐軍儲者。盡化烏有。司餉者。日夜皇皇。束手無策。邊事至此。深可寒心。呈乞早爲題請。疏通鹽法。庶士無枵腹

之虞。而商免向隅之泣。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河套十萬黠虜。朝夕睥睨。伺我之隙。邊長一千二百餘里。擺以五萬餘軍。分陴固守。荷戈待戰。晝夜戒嚴。未得頃刻休也。所以奮不顧身。爲國家禦虜者。恃有此月餉耳。月餉之所以充足者。恃有此鹽商耳。今南方鹽

法阻滯商鹽不行。鹽引不售。鹽商不願赴邊納糧中引。則軍餉無所從出。三軍枵腹荷戈。何以責之竭力禦虜。意外之虞。臣等有不忍言者矣。今邊商逃者十去其八。見在數人。又復思逃。臣等惟皇上聰明神聖。於國家大計。明如指掌。倘知鹽法之壞。至於撓邊計。禍封疆。赫然振奮。及時整理。不待臣等辭之畢矣。乞勅下戶部從長酌議。熟數利害。覆請施行。

酌議改遷邊堡疏

改建邊堡

此係該道看訖呈詳之文

看得三山堡乃北路要衝之地。使其城垣完固。亦何

樂於重遷、但舊城原係山削、兼之年久、雨水衝崩、日就坍塌、雖屢勤修築、隨復隨毀、月無虛日、是以居住軍民、憚畏營苦、弃地潛逃、城堡日漸空虛、屯田每多荒蕪、國儲有虧、邊防何賴、及查吳堡屯雖稍在西偏、然地方平坦、堪築城堡、且三面天險、足爲保障、一便也、路通四鎮、商賈絡繹不絕、財貨流通、二便也、兩川逼近城下、俱係甜水、可資民用、三便也、南距饒陽七十里、北至定邊八十里、道里相等、應付適均、四便也、今據陳栢等告、要改建一節、相應呈請、合無具

題將三山堡改建於吳堡屯地方、合用軍夫匠作口糧工價犒賞鹽菜并木植料物等項、通共該米一千二百二十九石一斗、料九石、草三百束、於該堡倉關領銀四百七十四兩六錢六分、於靖邊庫修邊銀內動支、自三十九年春融興工、當年報完、其倉廩照另文議允、木席銀四十四兩三錢七分、米二石三斗三升五合、候城完併修等因、冊由通詳到臣、該臣議照設險守國、全藉城池、去危卽安、貴因時變、三山堡設在延之西北、極當虜衝、舊城倚山剗削、年久數被

水衝旋修旋塌、徒勞罔功、且室廬漸傾、人多別徙、堡治決裂、危急可虞、今議改建堡城、於吳堡屯地方、天險足恃、往來道里適中、商貨可通、應付亦便、輿情既協、保障有資、相應題請乞勅兵部覆議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八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尙木 何 剛慤人

錢爾進及甫叅閱

涂司馬撫延疏草

疏

涂宗濬

奏報閱視條陳十事疏

禦虜事宜

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尙書徐三畏看得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十事皆係禦虜安邊

之切務、足食足兵之良策、奉有明旨、已行各道着實舉行、今奉聖諭仰見皇上加意邊防、極其懇切、臣等身任封疆、敢不督率所屬文武各官、悉心遵奉、仰祈稱上意旨、茲據各道會呈到臣、相應列款回奏、伏乞勅下該部、行臣等遵奉施行、

一積錢糧、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延鎮上次主兵銀一十二萬六千有奇、今實在僅八萬九千有奇、目擊時艱、推原於民屯之逋負也、鹽商之消乏也、京運之愆期也、議責州縣衛所、分限比徵、逐年

清楚責將領餉廳搜剔虛耗嚴究弊竇等因除鹽法一事另款議覆京運照常給發外爲照邊儲錢糧催徵無法則逋負愈多稽查不嚴則奸弊叢積閱臣於出入二途加意振飭深於邊計有裨相應依擬合行延鎮督撫按臣照依前款務實舉行有憑奸胥而滋混冒扶積識以恣侵漁者責在入有以虛數耗軍儲以虛糜開弊孔者責在出總聽撫按不時叅處庶積弊可釐而軍儲攸賴矣

前件據榆林神木靖邊分巡河西四道會呈該臣等

看得本鎮主兵歲額以本色計民屯糧九萬二千四百二十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千八百三十九石五斗二升淮浙鹽一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引該價銀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五兩五錢歲照時估定派大約納糧三萬七千八百七十石零料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石零以折色計民運銀二十一萬五千九百六兩四錢三分年例銀四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七分內除鹽課贓罰等項扣抵外餘俱京發以此歲額之數通融本折歲支本鎮官軍僅僅相當

上次年例解發以時主兵銀一時支放未盡故當閱盤之時尚有二十二萬六千在庫近歲屢年災沴鹽引不售京運愆期故當閱盤之時主兵挨月應支未盡銀數止有八萬九千遇支卽放故視上次爲少也及查原行一積錢糧如防秋士馬照舊分布毋輕離局年例銀戶部仍處給防畢有羨另貯故謂之積今內帑空虛當年京運尚不時給鎮兵嗷嗷待哺安有贏餘積之來年惟是民屯錢糧積逋甚多官攢收貯侵那弊亦不少又鹽政阻壞鹽商逃散鹽糧又復減

縮邊餉誠爲可憂。今戶部覆稱京運照常給發鹽法另款議覆則民屯逋負臣等嚴行有司催督務期全完官攢收貯積弊臣等多方訪察查革殆盡如再有仍襲舊弊虛耗邊儲者臣等不時叅處理合奏報一開屯田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國初列屯開土鑄器給牛不論軍民永不科役九邊膏沃土馬飽騰至便利也矧延鎮沙漠之場越數千里而遙飛輓爲艱開墾宜急今屯地業稱開墾漸成膏腴矣乃沿邊夾道延袤千二百餘里地非不毛竟弃置

開曠誠爲可憎。今按臣親悉其故。備稱勸相不勤。科索未禁。催徵太苛。二難一畏。深切屯政之弊。相應依擬申飭。合行延鎮督撫鎮道等官。申嚴條約。凡近堡五里內地。拋荒未久者。設法招徠。聽軍民人等。任便開墾。量減舊額徵糧。其遠堡五里外地。拋荒年久者。聽民耕種。面給印帖。勒石各堡。永免起科。如有將領等官。仍前任情朘剝。旣役軍力以墾田。又奪軍田以營私。坐收膏腴之利者。撫按訪實。從重叅處。廢地無遺利。人有固志。且耕且守。而安攘之効。可立致矣。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本鎮三路如榆林衛官軍屯田五千七百七十四分計地三萬七千九百六十餘頃綏德衛官軍屯田五千七百分除荒計地六千六百九十八頃延安衛官軍屯田三千五百三頃八十三畝每年額徵糧不過二萬六千有奇料不過二萬六千有奇草不過三萬八千有奇數止此矣至於沿邊各營堡相去空地乃在界石之北大邊馬路之南謂之夾道萬曆元年築邊以來曾議開墾然必因邊報之緩急以爲耕種之進止且沙磧之場不

患無地而患無人。或旱乾不時，胡馬蹂躪，報關什一。稱荒什九，守邊軍丁坐食月餉，不肯出力耕田，腹裡居民安土重遷，未必赴邊播種。然肥饒之地，間亦有之，各衛餘丁亦可招集，惟多方撫字，堡官之科索有禁。豪強之侵奪有禁，私債之索擾有禁，俾地爲樂土，則開墾漸多，理合奏報。

一定經制，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該鎮兵馬錢糧較之萬曆十九年間，每歲多用銀三萬四千一百八十餘兩，積漸十五年，已浮往額。及今不節。

安知所終、因備陳官軍倉庫之弊、議令各營堡軍丁

頂補名糧、悉解該道查驗、將領不得私收、該道不得

若關領必詳該道文移往復必及

濫准、關領月糧馬料、無論本折、俱造冊赴道掛號、轉

發監收廳、通行該倉庫照數支領、應關會餉司及應

呈詳撫院者、各關會呈詳、仍責成巡撫、考季終轉行

該道、將各營堡軍馬、或操練或查點一次、不可委人

該道務敦儉約、省騶泛禁、跟役需索、以清本源、卽該

道與監收廳冗役、悉行裁革、軍士馬倒、截日住支、軍

收馬補、按日關給、至於民屯鹽糧銀易上納本色、該

道按季通查有弊必革毋得徒憑冊報等因爲照延
鎮兵馬錢糧十九年題定經制俱有定額今閱臣題
稱該鎮錢糧溢額思欲節縮及建議剔除諸弊加意
清查中間立法周詳深有裨於邊儲相應依擬蓋疆
場事宜總之在撫臣分理在司道而申飭尤係於
明旨合行延鎮撫臣轉行司道悉照所議申嚴法令
永杜濫觴庶極邊之軍需有賴矣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本鎮軍馬自萬曆十
九年閱視題 准額數官軍五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員名、馬騾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匹頭、歲用料糧二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七石、銀五十八萬四千二十六兩有奇、此主兵經制之定額也、今次閱內軍馬、固無加於前矣、細查支放錢糧、除本色糧料較數無多外、其折色餉銀三十一年實支月餉銀五十五萬一千六百六十九兩一錢七分、三十二年實支月餉銀六十二萬八千五百一十兩五分、緣有閏月用數增多、三十三年實支月餉銀五十五萬九千一十四兩一錢二分、節年司餉郎中原報 御覽揭帖可考、歲用

錢糧雖未溢額、每年京運亦未加多、然節省稽查、何可不嚴、至於各營軍馬頂補名糧、悉解該道查驗、可否將領不得私收該道、不得濫准、關領糧料、無論本折、俱造冊赴道掛號、發廳通行該倉庫照數支領、一出、一入、必關會乎餉司、一糧一料、先請裁於臣等、其諸軍逃馬倒糧料截日住支、預補解驗糧料、方准造給新設餉單可查、終歲該道巡歷凡民屯鹽糧銀易本色逐一稽查、有弊必釐、有奸必發、至若清本源、敦儉約、減騷從、裁冗役、嚴核軍儲、以杜侵冒、俱見在遵

行庶幾宿蠹漸清而經制無踰理合 奏報

一理鹽法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款開鹽商之開墾宜復奸商之賄買當禁派中之定例當融兩淮之浮引宜革淮浙之私鹽當禁五事爲照 祖宗之法召商開墾輸粟塞下故食足而兵強自改折之議行而今槩仰糴於人矣飛輓不繼而芻糧易窮有由然也茲按臣欲將彼中不毛之地聽其僦募開墾永不起科則曠土漸變爲沃壤而粟以裕食人以實邊其於積儲防守兩有賴焉制復其初利垂諸久

此塩商之開墾宜復也。國儲盈縮三軍之命脉關焉。各倉設立官攢有管糧同知督之防非不密也。而積書猾吏錢神可通奸商賄投弊竇百出或以燕麥抵收小麥或加收一二餘數以抵塩糧甚至糧草未入虛出實收巧同鬼蜮蠹慘蝕蠹利歸奸囊害貽公帑非一大創之不可也。管糧同知有闢葺染指常例則弊自身開奚以禁下據議該道嚴爲責成一體連坐立法旣嚴弊端自絕此奸商之賄買當禁也。塩糧引目歲有定額其時估斗頭又當視豐歉爲高下。蓋

豐年滿篝。則輸納易。凶年懸罄。則取盈難。商既樂於
凶年之減。自無憚於豐年之增。是在該道調停區處。
毋令失額。而又合於人情。每歲議妥。報部斟酌行之。
此派中之定例。當議也。兩淮引目。與九邊相表裡。淮
引無壅。而後邊引樂中。邊餉無缺。自魯保浮引行。而
亦以。每保行。浮引。以致額課。俾歷二年。有半。乃改
正引。滯課銀借解於八年之前。而商塩掣支於八年
去。以濟之。
之後。前銀未償。後課又急。商困至此極矣。蓋行塩止
此地方。食塩止此戶口。額外添一引。則額內必壅一
引。以故先年爲劉墀爲倭虜爲大工。權宜增引。俱旋

行旋止。蓋恐以數萬之新增妨百萬之正課耳。今浮引盛行。若不亟爲停止。則兩淮正引終歸壅闕。九邊之引皆弗獲售。七十萬之軍需安所從出。顧可令啼饑赴戍。枵腹荷戈乎。故停存積以疏正課。不徒蘇淮商之困。實以紓邊餉之急。則兩淮之浮引斷斷乎宜早停者也。鹽禁載在律例。非產鹽處所夾帶至三十斤以上者罪遣。毋赦。乃有豪右之家。怙勢影射。大猾之輩。聚黨窩藏。馱運滿道。捆載蔽江。巡邏官兵多有畏兵仗利。餽送明知而不問。其徒搜肩挑背負以塞

責私鹽盛而官鹽壅引目之難消良有由矣相應申飭嚴禁責成鹽法道時加查訪此淮浙之私鹽當禁也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國初召商開耕輸粟塞下非徒裕餉且以實邊法至善也夫何折議一行槩糴內地飛輓不易逋負漸多推原其故良由舊法一更開墾未復犬羊時擾鴻雁難集加以延鎮土商無一殷實之家率多僭資晉地淮鹽旣壅財本不流彼商不肯再借此商束手無策無惑乎積引至二

十二萬六千之多。閱臣所以有激而陳也。今議延鎮不毛之地，倣古之法，令商開懇輸粟上倉，法亦良美。漸當講求。至如戢奸商，均派中，停浮引，遏私塩，革小票，禁重包，種種時弊，是在淮浙司塩政者加之意耳。至於塩糧出納之弊，奸商倉攢，明加暗扣，蠹收訖久已行該道嚴加搜剔，理合 奏報。

一修險隘。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延綏三路俱係虜衝，東路多山，起伏斷續，河口衝決無常，中路沙磧難守，西望則沙湃隨撥隨壅，無論狡虜竊

窺甚易，卽欲加意版築，勢亦未便。今議要將三路城堡，俱用磚石，以次包修。而黃甫川等處，尤應亟圖。至於河口大小不一之處，俱用壘石架牆之法。河口兩邊用石堵口，上架松木作牆脚，以便甃石，高至四尺。

所以築壘牆

而後牆土，如無松木，以他木代之。其河口大者酌量

非能使虜不入正欲沮遏虜勢使虜得以爲備耳

水勢多開數口，量高數尺，以防衝突。卽虜大舉折牆

亦費工夫。應兵漸可集矣。各邊河口俱可做行。但在

任事之人，能察緩急，因其要害，務求實效，則事無有不濟。此誠治河禦虜之急務，應如所議。但查東路黃

甫川鎮羌柘林清水高家等處各城堡去年四月內該鎮督撫官具題本部覆奉欽此俱用磚石包砌去後無容再議內有河口處所及其餘未包城堡俱移文督撫衙門查照原題事理卽選委廉幹官員一上緊次第修築不得視爲虛文務臻實效修完工程造冊繳部賞罰統入修工疏內回銷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虜安民惟恃險要延鎮中東西三路邊垣縈紆千二百里橫當河套一墻之外卽爲毳幕險要之設誠不可一日遲緩者臣

入境之初、巡視邊垣、沙壅甌脫、隨撥隨平、徒費工力、
難禁風捲、除中路及雙山堡、先已包完外、其黃甫川、
栢林鎮、羌清水營、高家建安、大栢油、永興、孤山、瓜園、
俱應磚包、三十五年二月內、已該臣會同督臣具疏、
題請、該部覆奉、明旨、見今、以次委官包修、完日、
奏繳、其西路城堡、改遷龍川城、工報完、已經具奏、
各堡見議包修、緣班軍分派難周、以次議題、至於三、
路河口穿牆、水勢稍小者、先已騎牆修券、洩水外、惟、
黃甫川、高家堡、青陽岔、波羅清平等處、河口山水澎、

霖暴雨泛漲、流沙淤壅、修築殊難爲工、臣多方踏看、
輿論僉同行、令該道將領等官、務要明烽偵探、比常
加謹、有警風馳堵截、毋墮賊計、其榆林大城迤北紅
山市口、臣先已題准建築款塞鎮北崇臺、工已就緒、
見在查明 奏繳、登臺瞭望、可及虜地百里之外、一
有蠢動情形、我已先期得之、臣等已行三道着實舉
行、理合 奏報、

一練兵馬、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禦虜
安邊、全賴兵馬、兵馬操練、全賴將領、將領得人、始練

兵有法而營壘自可壯矣。今延鎮兵馬額設五萬有奇、僅止二萬堪用、其餘占役者、徒寄空名於冊籍、老弱者徒糜糧餉而無用、卽有一二健丁將官、不能以寔操練、徒眩耳目已爾、求其鎗砲弓矢之術、十不能一二、營伍之虛誠未有甚於今日。今議要革虛冒汰老弱、工技藝、齊心志、勇膽氣、擇將以訓之、使弓矢之精者、教一隊之弓矢、火器之精者、教一隊之火器、刀劔戈矛之精者、教一隊之刀劔戈矛。如能聞鼓先登、捐軀用命、賞恤必加、臨陣逗遛、望塵奔北、誅罰不宥。

與士卒同甘苦、勿爲科歛之舉、體恤邊外、墩軍勞苦、甚於內地、以食糧豐約之、以戍哨更番之、摧鋒截殺、勞過傳塘守堡、分別等第、以月糧鼓舞之、一槩私逃、嚴禁以法、務使兵將合而爲一心、紀律無少移易、此古人練兵禦敵之道、至今稱述、今之爲將者、每事寅緣、而專以剝削爲務、其於練兵之道、全未有聞、邊事所以日至敗壞也、必內外用人、擇其可否、毋聽請託、凡舉薦將材、必要詳察其廉勇、如內而守備以上、外而操守以下、有濫推混委、悉聽科道糾劾、此誠正本

澄源之確論、應如所議、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戎之道、固在兵馬訓練之法、尤籍將領、額延鎮額兵五萬有奇、三路一千二百里長邊、擺邊守墩、守堡、守城、守門、空運邊報、京塘巡捕聽差、入衛各官奉例軍伴俱在其中、各有信地、各有執事、其堪戰者、則東路黃甫孤山、神木高家四營、西路定邊、安邊、寧塞、鎮靖四營、中路清平堡、寧正標、左右六營、臣入鎮之初、因見各營官軍、有名無寔、或半襍老弱、且出陣之軍、向習野戰、不知節制、

會題爲及時議修內治寔政恭請 明旨申飭舉行
以圖安攘大計事內練兵一款覆奉 欽依督行各

將簡汰老弱編成什伍自什長以上將官以下節節
而制之弓矢火器一教上十教百百教千千教萬臣
與總兵官王威躬行校閱嚴明賞罰輪番操練有不
習者輒以軍法從事見今教練已成坐作進退整齊
慣便善陣善戰似爲可用至於舉薦將材臣先行博
訪再加面試或取於行伍或取於廢閒真知可用然
後登薦兵部用將多因臣等咨揭毫無私徇以故三

此數言乃是臣之體不得不然

路大小將領多稱得人一二年間闔套夷酋寂然無
譁似亦用人之効按臣條議及此誠得簡將治兵之
要見在舉行理合 奏報

一整器械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遼疆
禦虜惟火器火藥爲得力其置器宜堅其藏藥有法
斯臨敵有所取用今該鎮火藥雜料比上次閱視之
後已折至四萬餘斤軍器頓少七千三百有奇此皆
典守者弗加意收貯督造之故也今議要藥料收貯
務要乾燥不時晒晾若有朽折責成司庫員役軍器

製造初責成監造之官禁其粗惡責看守之役禁其
繡蝕廢相沿積弊可革而臨期器械不致缺少及稱
達虜衝窺木棍三眼鎗弓矢相持攻擊勢難取勝要
倣岳武穆用麻扎斬馬刀翼以藤牌之法及稱滅虜
湧珠二砲雖虜所憚然難携難發不若將三眼鎗改
爲單眼鎗其鐵筒改長二尺餘界線測虜中藏火藥
鉛子既深所及必遠又每鎗備鐵條一根以便入藥
且遠可以火攻近可以擊虜至於遼鎮百子銃射打
既能及遠轉換又可隨機此按臣聞之該道邢雲路

者夫在遼東既可藉以破虜延鎮似亦可行應行督撫衙門一一查照原議酌量便宜舉行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軍中長技全賴火器必造作如法方可禦虜必收貯加謹方免侵蝕今見火藥雜料比上次閱視耗損爲多鑑其往轍議藥料收貯朽折責成司庫員役若軍器監造者戒其粗惡看守者禁其繡蝕如有敗壞各治以罪令其賠償庶積弊可釐而器械整飭至於舊造滅虜湧珠砲重而難携三眼鎗短而去近重者可擺營而不可衛鋒仍

留備用。短者可增長。而亦可及遠。皆爲有見。臣入鎮以來。查驗火器。多不如法。已取原任都司朱騰擢將貯庫火器。一一試驗。講求有可仍舊用者。有新改造者。如隨營滅虜湧珠等砲。皆改輕便。百子銃。大追風。小神鎗。創新製造。三眼鎗。短者加長。斬馬刀。營中舊有。惟藤牌。南方便用。可行議造。凡諸火器火藥。足備禦虜之用。理合 奏報。

一收胡馬。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疆場戰馬。不必專依胡虜貢市馬匹。求之內地。未必嘗無。

但在軍士不能一意飼養耳如京城三大營馬匹初領時非不强壯一經軍手將料銀侵尅不一二年而馬皆斃矣沿邊各路馬匹水草頗饒而料銀不能盡充餵養且軍士有畏敵而戕之者有臨陣而弃之者又有上班圍獵而被虜賊盜搶者內外馬匹虧欠職此之故今議要內責管官外責將官如軍人領馬飼養倒折太多併將營官一體罰治則馬自然蕃息此

王鑑川初議撫實時所進馬匹川省可用自後進

誠蕃息戰騎之論至於所議款虜貢市馬匹中國

臣處望不足以昭勝則以不確者充數而無以拒之

不過藉此羈縻夷虜原非專於得馬以備戰守今各

虜旣將不堪及損傷馬匹貢市則撫夷將吏委宜慎
擇不可一槩濫收以墮役虜之計通應如議移文內
外各該衙門查照原題事理嚴行申飭如有軍士領
馬飼養侵尅料銀致馬損傷數多者議照分數將各
該將官着實查叅不得姑息貢市馬匹如有損傷不
堪寔用務要查驗的確可收則納不可收則繳毋徇
虜欲以示怯弱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虜追敵全賴馬力
然良馬宜內地求之不可專倚胡馬惟是各營堡馬

匹非無壯者緣軍丁料銀往往侵尅馬多餓困而倒損隨之近因總督題爲乘時治安整飭兵馬以壯邊疆事例通行鎮道將領操防衛所等官加意馬政稽查牌行三路專責將官稽查軍丁養馬芻豆有無侵欺所養馬匹果否臚壯堪備騎征如或倒折太多營官將官一體叅罰至於夷酋款貢市馬初頗臚壯後乃生心所進馬匹多以瘠癯充之不則啗沙斷舌剪鬃割尾徒具馬數總不堪用去歲互市臣等再三申

勦撫夷將吏亦宜慎選可用者留不堪者却不可一槩濫收以墮虜計按臣復言及之委宜舉行理合奏報

一散逆黨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邊方夷漢相鄰竄入詐降不時有之若守邊將吏不加意盤詰則內而亡命之徒以虜地可爲藏身之處不法之事無所不行外而作奸之虜以中國可往探聽消息洩漏軍機在所必至今議要嚴防出入使漢人不得外逸如有叛去者必置之法夷人不得內入即

有真降者、必分其勢、雖今延寧甘肅遼東諸鎮、皆以收降可以離賊腹心、又可以得其險易情形、然而降虜大衆、其勢必致復逸、爲中國禍、自古有之、不若

於收降之時、寓散之之術、如漢人來降、必審其籍貫、抑解原宗而後收之、不使留住邊塞、夷人來降、必有

先限收降數目此論爲疎矣

妻室、方准收養、每歲通鎮止許收四十名、每營散處十餘名、以爲嚮道衝鋒之用、務要安插、駕馭教習有法、與漢丁相兼而用、此誠遠鑑晉魏雲擾之故轍、契思國家近日之時勢、效倣郭欽江統徙胡還羗之

策而行之。憂深遠慮。思患預防。誠於邊計。大有裨益。應通行九邊督撫衙門查照原題事理酌量施行。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邊方夷漢相鄰。姦民或自內而出。降虜或自外而入。皆不能無。若不加意盤詰。內外交通。漏洩軍機。干係匪細。然奸民之出也。或因侵欺官銀。或因傷敗倫理。法不可容。故逸而出。降夷之入也。或因饑餓所迫。或因夷酋生事。就我求活。故投而入。亦有點虜窺邊詐降。探聽詞我虛寔。透我消息。徃徃有之。故必紀綱振舉。邊防嚴密。使姦民

無自而出、其降夷投入者、近日各將多收爲衝鋒之

用、頗得其力、但在處置得宜、或編之什伍、以制其

此誤

命、或分給營路、以散其黨與、漢夷之入、或查其籍貫

本朝無謂番夷亦從亦進

解還原籍、取具收管、或雜之卒伍、互相覺察、責之效

勇、大抵馭得其道、狙詐咸作使、而守邊將吏、尤加嚴

防、閱臣所陳、皆爲得策、已督道將遵行、理合 奏報、

一酌撫賞、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叛逆

無常、貪婪無厭者、夷狄之故態、恭順則撫、背則剿者、

中國之權宜、今卜失兔、雖號爲一套之長、乃不能控

制諸虜莊禿賴昔年殺擄於東火落赤亦訶於西沙計等酋皆聲援助暴者也雖中有黃婦明愛等酋稍稱恭順其沙忽兒七酋又火沙之羽翼是以火酋市於寧夏住牧西路索轉堡賞東路亦有此賞特未甚耳然旣領賞於寧夏自難復賞於延緩後因屢被要挾賞額有限懦將所以剝削老軍每名甚至一兩戍卒枵腹今已極矣雖各酋去歲屢犯屢創隆冬草枯懼我搗剿無奈免黃婦乞款以免移帳服罪乞盟其狼貪要挾故志猶然在也其駕馭之方不可不亟爲

之圖者、議要各虜恭順、此別一年則准一年之額賞、余司馬已具疏奏若此

行首矣

枝順、彼枝逆、則撫此剿彼、若陽順陰逆、則革賞而議戰、不許額外科歛添賞、不得因循市款以示虛弱、彼果跳梁、厲兵秣馬、大行搗剿、要在自強、至於撫賞時、務要一面防範不虞、一面開誠布信、如將領有嫻虜而弛備、交虜而釀患、俱重處不貸、此歛雖節經督撫具題、本部覆議申飭去後、今按臣復諄諄慮及、或亦確有見聞、以爲邊防至計、應如所議

前件俱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延鎮套虜支繁、勢均

力敵。各相雄長。年來小醜款而復叛。叛而復款。不如
宣大一款之後。久而不變。良有以也。撫賞錢糧。額至
三萬八百餘金。襍項奏補。歲額不出四萬。臣入境之
初。正值火擺諸酋挾賞跳梁。東中西三路三次入犯。
三挫其鋒。諸酋畏威乞款。已經題准。續成款局。臣
思諸酋所以挾賞者。由於賞額之未定也。賞額之未
定者。由於懦將之私增也。當其講款之時。臣行三道
清查賞額造冊報臣。一樣二本。印與合同。一給夷酋
照額領賞。一給將領照額給賞。發冊去後。中東兩路

夷酋遵奉惟謹、無復讙譟、惟西路火酋桀驁不遵、尙肆要挾、臣等深懲往轍、堅持經制、謹修內治、操練兵馬、選用將領、犀利火器、靜以待之、如照額領賞、別無過求、自當順撫、若別生事端、闖邊犯順、則相機擄剿、大伸國威、務使狡夷誓服、永奠邊疆、已奉廟謨、所謂一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違約卽革、春順秋逆、卽春撫秋剿、今年順明年逆、卽今年撫明年剿、此枝順彼枝逆、則撫此剿彼、不得輕徇要挾、以貽後患、聞臣復議及此、無非欸戰相維之意、已蒙部覆卽行道

將等官着實遵行理合 奏報

修復邊垣扒除積沙疏

扒沙

題爲恭報修復邊垣扒除積沙保固疆圉以永治安
事據榆林兵備道右叅政兼僉事許汝魁呈稱萬曆
三十七年內蒙臣憲牌照得榆林沿邊一帶地多漫
衍無險兼以沙積壅若坦途虜易窺伺亟應扒除仰
道卽便親詣沿邊踏勘積沙處所作何扒除墩臺低
矮損壞不堪作何增高分別衝緩某處先修某處次
舉軍夫作何派撥錢糧作何處備工程作何稽查造

冊呈詳以憑酌候興工、該本道會同鎮守延綏總兵官張承胤親詣沿邊踏勘積沙形勢甚大、逐一丈量本道所屬中路一帶、東自常樂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係平牆、大沙間有高過牆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今據城堡同知陳效忠呈稱、查得中路原築邊牆二百四十餘里、高建女牆二丈五七尺、今自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動工、扒沙間、又因地方荒歉、饑民甚衆、蒙本院軫恤、欲活其命、以藉其力、牌行本道、除老弱殘疾、就食粥場外、中有強壯情願赴邊作

工者日給米二升、衆民樂從、亦於本年七月二十三日、起、同前班軍協力併扒、至九月中扒過沿邊沙積、東自常樂堡一墩起、西至清平堡一墩止、共長二百四十六里、榆林等堡、芹河等處、大沙北牆高一丈、埋沒墩院者、長二萬三千八百三十八丈三尺、嚮水等堡防胡等處、北牆高七八丈、壅淤墩院者、長八千四百六十八丈七尺、榆林威武等堡、櫻桃梁等處、北牆高五六尺、及與牆平、厚濶不等、長四千四百二十六丈五尺、通共沙長三萬二千九百三十三丈五尺、俱已扒除到

底運送遠地、仍令各堡守操等官、嚴督軍丁密布栽
蒿、以防復起、又創修完榆字五十七七十墩空水口
二處、一長五丈、高一丈三尺、一長五丈、高連女牆二
丈、吊橋一處、做工班軍二千餘名、除木料行糧外、日
給鹽菜銀三厘、計暑天三月、共銀四百八十三兩九
分三厘、犒過各軍餅價銀五兩三錢六分八厘、督工
委官及領班千把總等官、各支廩給口糧不等、共銀
七十五兩八錢八分、制造小推車刮板繩索等項、共
銀三十九兩八錢七厘、謝土祭物銀五兩二錢六分

五厘、吊橋木料銀一十兩四分、通共銀六百一十九兩五錢五分三厘、饑民日有數百餘名、支備荒米三百四十六石六斗一升、班軍行糧支備荒米三千八百五十六石八斗二升五合、料黑豆一十二石三斗九升、原係班價糴買、共該銀二千九百八兩八錢六厘六毫、并前鹽菜等銀、俱於新建庫班價銀內、又支主兵米一千八百五十四石三斗四升五合、料黑豆二十三石二斗七升、客兵草一千一百九十二束、兌買銀易米一百八十一石六斗四升五合、俱於廣儲二

倉各照數開銷。及查工程丈尺。用過錢糧。竝無虛冒。爲獎中路邊牆三百餘里。自隆慶末年創築。樓櫓相望。雉堞相連。屹然爲一路險阻。萬曆二年以來。風壅沙積。日甚一日。高者至於埋沒墩臺。卑者亦如大堤長坂。一望黃沙漫衍無際。籌邊者屢議扒除。以工費浩大。竟爾中止。以致虜騎出入。如履平地。或掠行人。或劫我牲畜。恣肆侵軼。莫能防禦。惟是旅懼畏途。農廢常業。荼毒之慘。將無已期。本院念及邊患。謀先棄土。決意扒除。刻日興工。仍召募饑民。協同供役。各官

亦同軍民露宿風飧朝夕督率惟是軍民踴躍忘勞拮据奮力甫六閱月而大工告竣查得先年議築邊牆二百餘里曾經題請發銀八萬二千一百有奇歷三載始能就緒茲者雖云修理舊工然而積沙踰牆或一丈或五七尺厚濶三五丈不等工亦相當班軍行糧鹽菜口糧等銀不及原用十分之二而沿邊一帶煥然如新不可謂非大工所據在工効勞各官應否叙錄今據前因該臣議照邊垣之設所以外禦虜患內衛軍民其關係最重也中路邊牆延袤二百

四十餘里。創自隆慶末年。雉堞樓櫓。非不聯絡嶙峋。足限內外。奈何累年以來。風沙日積。險阻盡失。低者既與牆平。高者過牆幾倍。連年虜騎充斥出沒。視若坦途。前此撫臣非不屢議扒除。祇緣工多費鉅。未易輕舉。軍驕卒惰。動多掣肘。如萬曆三十年間。撫臣孫維城奮然行令。興舉大役。旋以群譁而止。此後懲噎廢食。不復敢議扒沙事矣。臣蒞任以來。目擊邊沙高過鎮城。患在叵測。欲議攤除。未敢輕率。先築鎮北崇臺。瞭虜動靜。以伐虜謀。再挫猛撒諸酋。耀兵塞外。以

徙毘幕。於是猛酋遠遁。虜警稍寧。方始會行鎮守總

虜犯既無。可以興工。執堵北。事勢也。後也。

兵道將等官多方籌畫。從長計議。偕調東西兩路班軍。共得二千餘名。時值饑民千萬成群。就賑鎮城。臣令壯者赴邊扒沙兼行賑濟。當時群議猶以積貯有限。恐不能給。臣與道臣許汝魁謀之。議發臣所那僭班價糴米備荒倉糧。與主兵糧相兼供給。臣調諸將更迭領兵出邊防虜。火砲弓矢陳設甚具。如對大敵。無隙可乘。班軍饑民始得畢力從事。六月之間。大工始竣。事雖半而工則倍之。非直數十年難竟之工。一

且底績而二百里極衝之邊煥然改觀內地藉以保障邊民永有利賴矣。

狡虜大舉屢犯疏

議照河套諸聽撫效順者十分之七惟沙酋恃其狡黠分外索賞跳梁無已自春至夏節次犯邊屢遭挫衄入秋八月間知我邊備甚嚴乃央明酋代伊乞款陰偕河東達虜五六千騎臨邊聚結要我一十六事其大者一則索要監市官二則每年賣馬一百二十匹該銀一千二百兩三則索歸屢次降夷其餘瑣屑

未暇縷數。蓋示我以必犯之形。挾我以不得不從之勢。臣等知酋原非誠意求款。不過持強要挾耳。此時若峻拒之。是速激之戰也。若輕許之。是明中其計也。

如此非但氣攝地勢亦不便矣

於是議行道將等官多方講折。往返不啻數四。延至九月終旬。要挾不遂。虜衆草盡。明酋先歸。酋亦遂遁而退。入冬以來。酋復遣賊夷沿邊竊犯。大舉零犯數十餘次。十二月十五日虜在高家堡。以三千騎穿塞而入。十六十七兩日。以一千騎壓境狂逞。我兵設伏有備。用砲敵打。拒堵出邊。酋乃聚兵邊外。擁衆燒我

墩房殺我墩軍、勢甚叵測、右營援兵一千、糧草缺乏、難以久存、而賊勢益西、漸近長樂、蓋以邊內年節貨買人多、一時突入、必可以逞、東路烽傳、日無停晷、臣等與總兵道將會議、此酋知我大兵不出、逞其凶焰、侵凌無已、路斷人稀、衆怒沸騰、禍將及已、始發各營兵將、大將親率東援、賊果大舉入邊、突遇大兵迎敵、長驅席捲、斬虜首一百二十七顆、酋始氣奪、不敢復近邊矣、